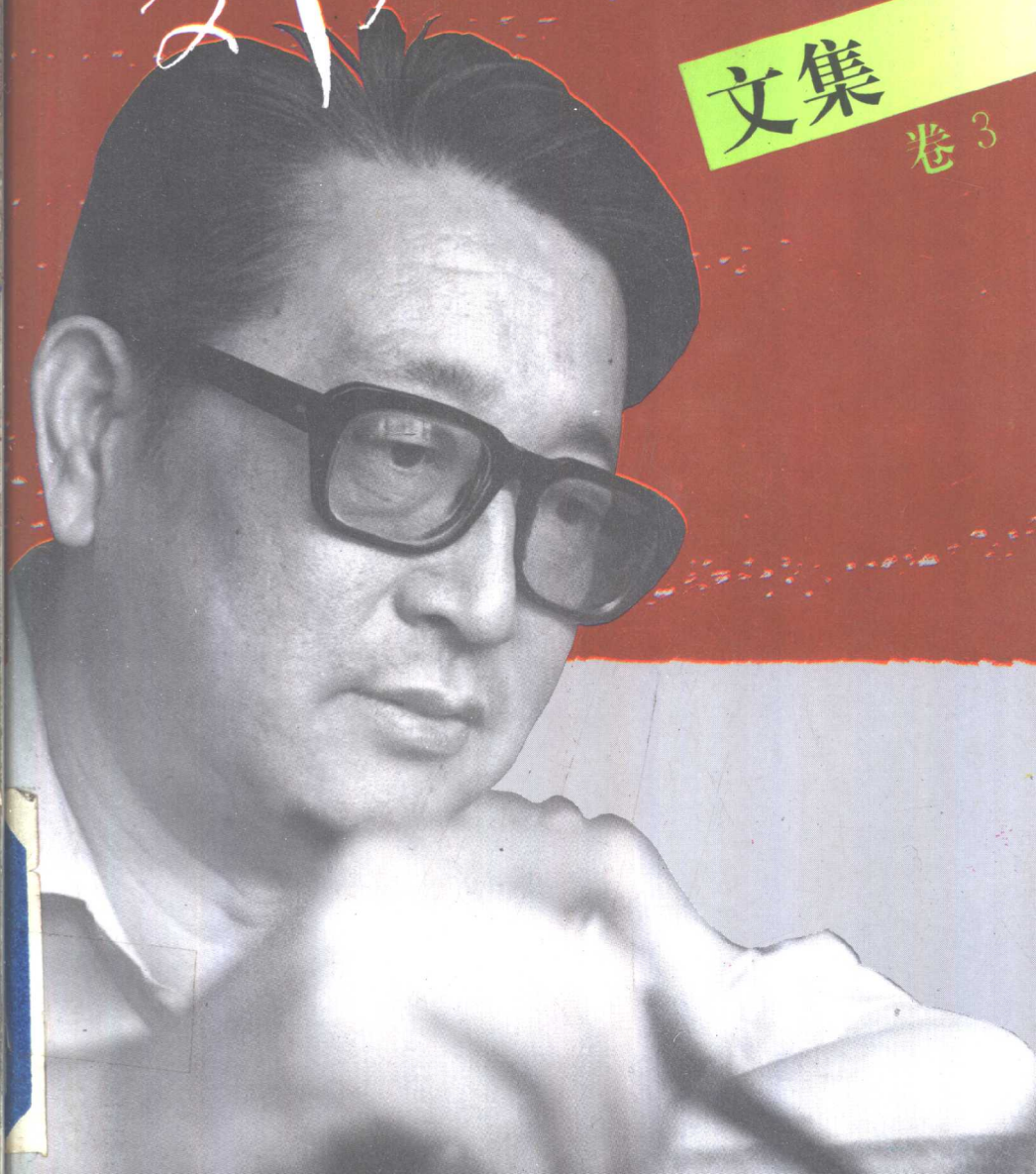


刘绍棠



文集

卷 3





刘绍棠

文集

卷 3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绍棠文集 第3卷 / 刘绍棠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1994

ISBN 7-5302-0408-4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94) 第16461号

刘绍棠文集(第3卷)

LIU SHAO TANG WENJI (DISANJUAN)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625印张 408000字

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02-0408-4

I·394 定价:27.00元(精)

内 容 提 要

本卷收有作者两部长篇小说。

《京门脸子》以京东北运河解放前后近五十年的生活和斗争为背景,以“我”的传奇经历穿针引线,通过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,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父老乡亲的形象。既讴歌了他(她)们善良淳朴、急公好义、扶危救困的传统美德,又展示了现实市场经济的发展,对农村生活及人物的心理素质所激起的波澜。

《野婚》描写的是发生在京东北运河畔鱼菱村的一个故事。作品以主人公刘四梦同金裹银儿、小戏子的“野婚”为经,以老一代的“野婚”和晚一代的“野婚”为纬,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北国风情画,生动地刻画出农村中那些多情重义的女子和粗犷豪放的汉子形象,记叙了他(她)们演出的一幕幕人间悲喜剧,从而展示了时代的变迁。



作者像

万里如归录一姓章

第

81

刘长章

我的老伴高彩英同志，44年前在海外地下入党时又名白樟，那时她只有[]15岁。新中国成立与她所居住的国家建交以后，双方达成协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。一部分华人共产党员纷纷回国，转入该国共产党。一部分人退出中共，继续在该国侨居。一部分[]籍返回祖国，接受党的安置。

白樟不肯入党，也不肯[]从炎黄儿女变为外国人，便以四国公祖为名，告别天伦兄弟一大家子人，抛弃富商家庭的优裕生活，只身一人踏上归途。当时，为了[]不暴露党的秘密，决定党员分散离境，以免被反动势力跟踪力绑架，一网打尽。白樟当时还是个16岁的千金小姐，却随父义无反顾，无所畏惧，搭乘远洋邮轮，在大洋上颠簸了半个多月，是搭[]港上岸找父，又换乘小艇[]偷渡澳门，经过[]才回到祖国无亲的家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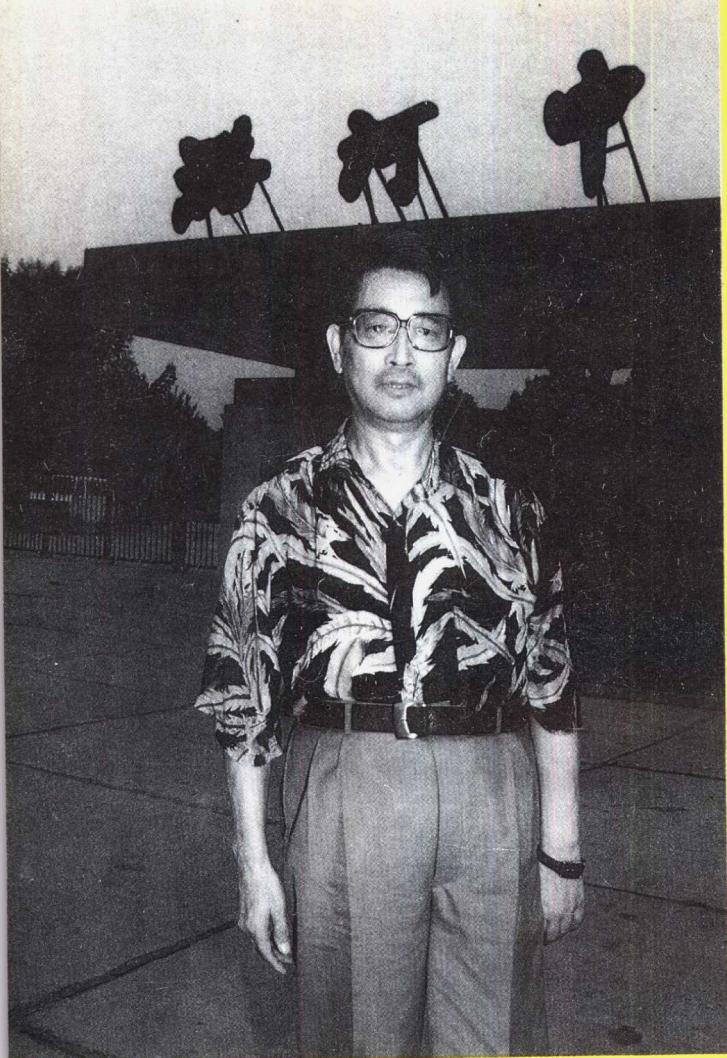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10月，与大学时代母校北京大学老师同学合影留念。前排左起：林庚、吴组湘、杨晦、王力、王瑶教授。后排左二为同班同学段宝林，左三为作者。



1987年11月，与初中时代母校北京二中校长薛成业（右一）、国文教师潘逊皋（右二）、班主任王兆榛（左一）合影留念。



1994年2月,与小学时代老师白颖仁(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后裔,左一)合影留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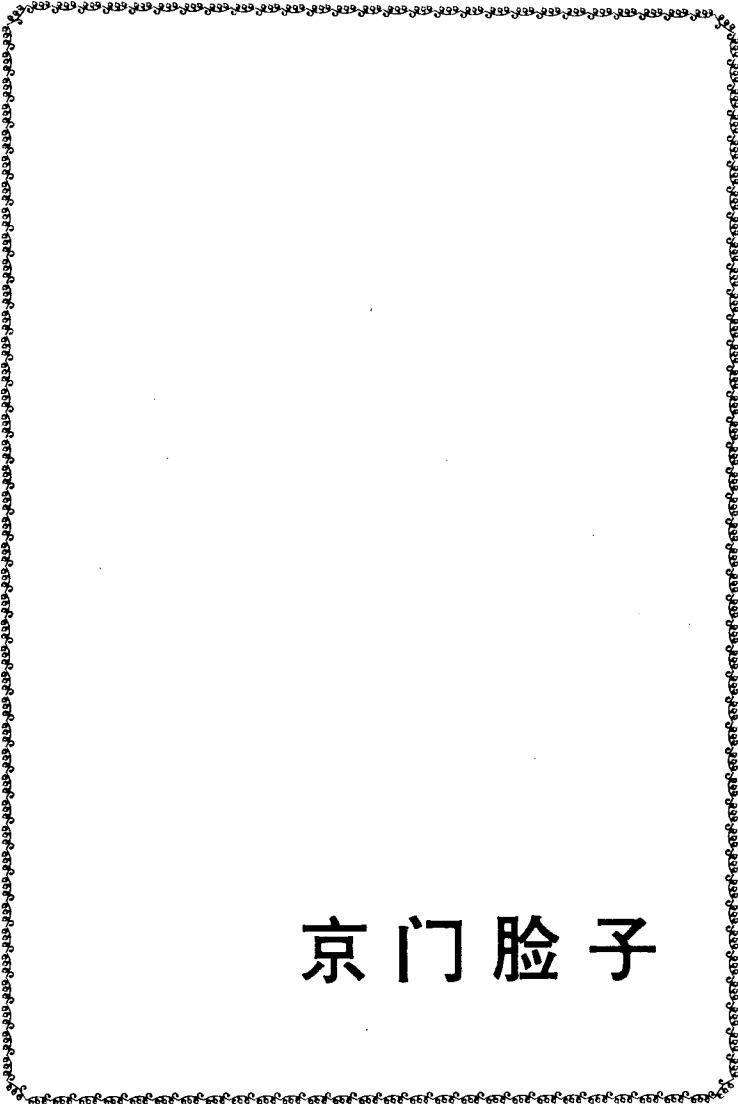


1994 年 8 月, 在高中时代母校通州潞河中学门前留影纪念。

责任编辑：侯琪
装帧设计：李芸

目 录

京门脸子.....	(1)
野婚.....	(291)



京门脸子



第一章

1

我出生在京东北运河边的鱼菱村，衣胞子埋在村外的柳棵子地里。

二百八十里的北运河上，有一片方圆左右十几里的扇子面河滩。河这边的鱼菱村、莲房村、柳伞村，河那边的绿杨堤，三十多年我写来写去，老是围着这几个村转。瞧不见家乡的烟囱和树梢，我就没了拿手，是个骑锅夹灶蹲炕头子的角色。

一出北京城圈儿，直到四十里外的北运河边，都叫京门脸子。我们鱼菱村虽然坐落在这张大脸面上，却因地处连环套的河湾子里，也就不显鼻子不显眼。柳篱柴门，泥棚茅舍，村风民俗野腔无调，古道热肠。

人有名、字、号，这四个村也各有几个村名。那是八路军游击队刚到运河滩上，鸡毛信上用的是隐语，村名就更保密。河这边的莲房村，又叫烟村和山楂村；

柳伞村又名细柳营，还叫柳巷子；河那边的绿杨堤，有时叫柳湾，有时叫小龙门。整个运河滩叫茑花沽，北运河改名龙蟠河和女萝江。鱼菱村的别名和代号更多，花街、鹊桥、燕窝、连环套、罨罨台、星眨眼，变换不定。这是因为当年的八路军游击队常在鱼菱村安营扎寨，县政府和区公所的工作人员更隐蔽在鱼菱村的堡垒户里，昼伏夜出，不能不格外小心。多几个别名和代号便于迷惑敌人，免得暴露。

这些真真假假的村名，都曾出现在我的小说里。

没有成文的村史，每个村子的来历都是口头相传。鱼菱村三分之一是清朝王室跑马占圈的旗地，三分之一原是财主家的锅伙，外来的长工娶妻生子，安身立命，三分之一是大河上的客船、货船和渔船泊岸，船夫、纤夫和打鱼的搭起窝棚遮风避雨，日久天长也就形成了居留地。莲房村是逃荒的灾民聚居一处，年代其说不一。柳伞村传说是明朝燕王扫北带过来的移民，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。绿杨堤是京西潭柘寺的佃户，潭柘寺有多少年，这个村子也差不多有多少年。

鱼菱村风习，生下小小儿子是大喜，满月那天要请个算命先生相面、打卦、批八字儿。娇哥儿都起个丫头片子的奶名，命硬的就得认个干娘。

最有身分的干娘是大全福人。她上有公婆，娘家有二老双亲，中有兄弟姐妹，下有儿女子侄，男人身强力壮，顶天立地。大全福人的命相主贵，多么命硬的干儿子也克不倒她。可是，大全福人十分难得，架子很大，收礼很多，穷门小户认不起，小肉头主儿也舍不得花那么多钱。所以，他们收下的干儿子，大多数是财主家的少爷。不了解鱼菱村风俗人情的人，一见鱼菱村不少贫下中农老大娘，竟有那么多地主富农成分的螟蛉义子，便感到大惊小怪，也就不能不宁左勿右。

顶便宜的干娘，是那些年轻丧夫而又作风不大端正的寡妇。她们本身就命硬，又是破罐子破摔，收下命硬的干儿子，也不过是铜盆遇见铁刷子，无所畏惧。她们收礼很少，而且疼爱干儿子；那是因为她们想到撒手归西，干儿子要给她们披麻戴孝，下葬时抓一把土，清明时节给她们填坟烧纸，她们也就不算孤魂野鬼了。

我是个娇哥儿，满月那天下刀子雨，竟没有一个算命先生上门，只起了一大堆丫头片子的奶名儿。男起女名，是为了以假乱真，迷惑阎王和判官的耳目，所以奶名起得越多越好。奶奶给起一个，姥姥给起一个，姑妈给起一个，姨妈给起一个，大娘给起一个，舅妈给起一个，只要是亲支近脉的长辈女人，都可以起一个。我除了有一位亲奶奶和一位亲姥姥，还有许许多多叔伯奶奶和叔伯姥姥，亲的和叔伯的姑、姨、大娘，舅妈也不只各有一位。因而，我的奶名不计其数；不但占全了金陵十二钗，而且装满了副册和另册，连我自己也不能一一报得出来。自从我有了个堂堂正正的学名，这些奶名便销声匿迹，正如姜太公在此，诸神都得退位。后来我学会写小说的手艺，便把这些丫头片子的奶名儿，分配到我的小说里的丫头片子们的头上了。

谁想，我的挨肩的弟弟落生只有几天，便抽了四六疯，谷草一捆，包裹一块蒲席，埋在了河边的乱草蓬蒿丛中。全家惊动，忙找算命先生；算命先生掐指一算，原来我是个吃独食的家伙；上克兄，下克弟，克得全家人丁不能兴旺。我是老大，克兄是不会的，克弟却要防止。而且，孤家寡人，寒霜单打独根草，自身也性命难保。贼走关门，犹未为晚，这就得认个干娘。

我家虽不是穷门小户，可也不是肉头主儿；上不上下不下，介于二者之间。打肿脸充胖子，给我认个有身分的干娘，不如